

从石峁建筑用玉新发现看夏代的瑶台玉门神话

——大传统新知识重解小传统

叶舒宪^{1,2}

(1. 湖北民族学院,湖北恩施 445000;2.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 史前大传统的考古新发现对于重新解释文字记述小传统具有重要的知识创新意义。文学人类学者思索华夏第一王朝即夏文化的源流,将目光转向2012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的建城用玉器现象,参照北方萨满教的活态文化实践,解读为辟邪驱魔的精神防卫功能,归结到玉石承载神力的信仰观念。对文献中有关夏桀修建玉门瑶台之类神话建筑物的说法提出大传统背景的新解读:史前建筑用玉的真实情况如何被后人夸张为夏代玉质建筑。

关键词: 石峁遗址;建筑用玉;辟邪驱魔;萨满教;夏文化

中图分类号: C9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233(2013)04-0001-08

A Study on Myth of Yaotai and Yumen in Xia Dynasty from New Discovery of Building Jade in Shimao ——A Reinterpretation of Little Tradition from New Knowledge of Great Tradition YE Shuxian^{1,2}

(1. Hube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Enshi Hubei, 445000, China; 2.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New discoveries of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are of great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significance to reinterpret little tradition of text description. Literary anthropologists, turning their eyes on one of the top ten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2012—building jade phenomenon of Shimao Site of Shenmu Shaanxi, and taking living cultural practice of North Shamanism as reference, interpret the cultural resource of China's first dynasty—Xia Dynasty as mental defense function of exorcism, and come to the conclusion of religious concept that such jade bears the divine power. They put forwar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eat tradition,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views on such mythological buildings as Yumen and Taotai by Jie of Xia Dynasty: How the real situation of prehistoric building jade was later exaggerated for Xia Dynasty jade building.

Key words: Shimao Sites; building jade; exorcism; Shamanism; Xia culture

收稿日期: 2013-06-15

作者简介: 叶舒宪(1954~),男,北京市人,湖北民族学院楚天学者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一、玉门瑶台：是神话还是历史？

玉门和璇室、瑶台一类神话建筑物名称，是古代有关夏代神话传说中的常见母题，围绕此类文学性的名目，注释家们感到扑朔迷离，云山雾罩，自古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和实际的说明。2012 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陕西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遗址龙山文化古城（图 1，图 2），石砌的城墙体中插入玉器于石缝中的现象，异常引人注目^①。据这一座早于夏代系年的北方石城用玉现象，再度透露出文学描写中潜隐的真实历史信息，能够为求证“神话历史”可信性的学术研究，提供鲜活的考古学例证，让今日学人有幸看到历朝历代的古人从来没有看到的建筑用玉实物景象。



图 1 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龙山文化石城



图 2 石峁石城的东门发掘现场

要阐明建筑用玉的史前文化现象，必须诉诸于信仰观念层面的深度发掘，找到驱动和支持此类特殊性行为的主观原因。这就意味着探索先民的精神世界奥秘。宗教学研究表明，北亚地区史前宗教的主流形式是萨满教，萨满教相信宇宙万物中充满无数的神灵鬼怪，其中的善神可以服务于人类，驱逐和防御恶神恶鬼及各种怪物精灵。驱魔辟邪的主要责任者是部落中的宗教领袖，即具有出神、通神、跳神、招神能力的萨满巫师们。在现存在北方部落社会的萨满身上，可以间接地窥测到史前社会中同类宗教神职人员的存在，以及萨满教信仰支配

^① 王炜林、孙周勇、邵晶，等，《2012 年神木石峁遗址考古工作主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2 年 12 月 21 日第 8 版。

下的社会行为,包括建筑奠基仪式、辟邪和净化的神话观等等。

中央民族大学在 21 世纪启动“萨满文化丛书”项目,由赵志忠教授主持,共计 7 种少数民族萨满教信仰习俗调查,分别是《赫哲族萨满文化遗存调查》、《鄂温克族萨满文化遗存调查》、《鄂伦春族萨满文化遗存调查》、《达斡尔族萨满文化遗存调查》、《维吾尔族萨满文化遗存调查》、《满族萨满文化遗存调查》、《锡伯族萨满文化遗存调查》。赵志忠教授在“序言”中指出:

萨满文化是一种世界范围的宗教文化。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不论是古代民族还是现代民族,曾经一直信仰萨满教,这一点,在中国的二十五史中有较多的记载。“萨满”一词早在宋代(12 世纪)的《三朝北盟会编》中就有记载,并且是我国满族先人女真族的语言,原文记作“珊蛮”,专称女萨满,其义为“智者”。西方人知道萨满及萨满教已经是清代康熙年间(17 世纪)了,是由俄国传教士把有关萨满教的信息从中国带到西方,传向世界的。

可以说,中国古代民族的历史文化与现代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而代表北方民族宗教信仰的萨满文化更是如此。中国古代众多的北方民族信仰萨满教由来已久。^①

那么萨满教在中国的历史到底有多么悠久?解答这样的问题,我们靠汉字书写的文献记载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汉字的年代界限就成为我们认知的年代界限,怎样突破文字提供的小传统知识牢房的限制呢?少数民族的社会大多属于无文字社会,其口传文化必定渊源深厚,其仪式性的讲唱歌舞,也应视为前文字时代的大传统文化在当今的遗留形态。不过口传的内容和形式,其发源的根脉在史前期,但是具体年代却无法说清,因为无从求证。唯有出土的文物能够提供较为切实证据,说明某种信仰和观念是否在某个时期存在过。

二、石峁石头城:用玉器辟邪的史前建筑

对于 4000 年以前的北方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出土物来求证宗教神话观念的存在?那个时候青铜器生产还处在萌芽期,个别地方有零散的发现,尚不足以形成宗教礼器的体系;目前看来最有效的史前文物主要是史前玉器。目前学界已经公认,远古玉器不是常人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与史前玉器伴随共生的是巫师或萨满教仪式行为,玉器自然地承载着、体现着神话观念意义和宗教仪式法器的功能。石峁遗址在近 80 年的时间里,虽然没有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却以民间传播的方式向外输出了大量的史前玉器,据估计有数千件之多(图 3,图 4)。这样大批量的史前玉器的集中存在,远远超过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玉器发现的数量。从现存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石峁玉器看,以数十公分长的玉璋和玉刀为大件,以玉人头像和玉璧、玉璜、玉琮、玉璇玑等为小件 4000 多年的石峁玉器使用场合情况是怎样的?过去缺乏足够的正式发掘资料,难以推究。如今终于发现城墙建筑用玉的实况,使得古玉应用的现实语境得以相对地复原出来,这就给研究者提供出前所未有的重要信息:玉器用于建筑物,这恰好对应着自古相传的夏代神话建筑“玉台”“瑶台”“璇室”“玉门”等?看来古书上记录的远古神话传说,并不是凭空虚构出的文学幻想,而是以 4000 年以前古人真实的建筑用玉现象为原型,被后人夸张再造为纯粹的玉质建筑的。瑶台、璇室、琼室一类建筑命名,从用字的偏旁上看,就暗示出玉石神话的意味,只是其中的究竟,古人无从求证,唯有当做子虚乌有的幻景。如今,玉器建筑物的真相终于显露出来,那就是用玉器行使精神防御功能的宗教性建筑,是史前北方先民辟邪驱魔精神需要的特殊产物,为求证玉质建筑物的千古谜团打开了一道门径。

^① 黄任远、黄永刚《赫哲族萨满文化遗存调查》,民族出版社,2009 年,序言,第 1 页。



图 3 石峁遗址采集玉雕人面像,现存陕西历史博物馆



图 4 石峁遗址采集玉刀,现存陕西历史博物馆

修筑城池的行为目的显然是为了防御外敌。需要抵御的外敌,可以是现实存在的敌人,也可以是精神存在的敌人,即想象中幽魂、邪灵、恶灵、污秽等超自然存在。看看西汉史官司马迁记载的 2000 年前秦始皇修长城的直接动机,竟是听从一位叫卢生的燕国萨满巫师的一句告诫性谶语“亡秦者胡也”,为的是防御对秦帝国构成实际威胁的外敌——北方胡人。《史记·秦始皇本纪》云: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堤防,其词曰:……

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去河南地。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1](P251~253)]

秦始皇巡视北方边境的地点上郡,就是今日的陕西榆林地区神木县所在,有榆林市内的上郡博物馆为证。这里也是 4000 年前中原华夏文明萌生之际的北方边地。石峁古城的特殊地理位置留下一个难解之谜:河套地区这一座巨大的石城究竟属于中原文化一方的防御性建筑,还是属于北方部族联盟南下中原的桥头堡建筑呢?对此疑问,目前的有限材料还不易得出合理的解释。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石峁建城用玉的现象充分体现出史前宗教的辟邪和净化神话观念,肯定和当时社会中的神职人员仪式活动密切相关。此类玉石神话后来成为华夏文明的伴生信仰,一直到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之通灵宝玉,仍然把辟邪作为玉器的第一功能。当年秦始皇在北方边地遇到的卢生,既然是“以鬼神事”来伺候皇帝的,其身份当属于神职人员。《汉语大词典》有“卢生”一条云:“卢生,秦时燕方士。相传为始皇入海求神仙药不获而遁。”按照巫医不分的古代通则,神仙药方面的相关知识,既是当时秘传的医学知识,同时也是某种神话学知识,最高统治者的消费需求,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拉动此类秘传知识的普及流行。“以鬼神事”为职业特色的地方性的萨满巫师们,在史书中获得的另一个官方称谓是“方士”。“士”作为一个阶层,曾特指官方知识分子。“方士”之名的出现表明,由于统治者与民间秘传知识人的合作关系,则把民间的秘传知识人,也提升纳入到“士”的行列。

三、三重证据：萨满教驱魔辟邪神话的今昔

在中国北方广大地区，萨满教既然是古今一脉相承的，那么古代文物遗迹所体现出的某种宗教功用性质，就完全可以利用现存的活态信仰礼俗去参照和参证，得到合理的语境还原性的解释。辟邪驱魔术就是这样。下面举出文学人类学研究认定的第三重证据：黄任远、黄永刚在《赫哲族萨满文化遗存调查》中纪录的赫哲族语萨满《驱魔歌》，其中文意译的全文如下：

帮助治病的护身神，
帮助打仗的护身神，
帮助领路的鹰神，
帮助降敌的鲸鱼神，
帮助渔猎的熊神，
帮助打仗的鲤鱼神，
帮助打仗的豹神，
帮助打猎的虎神，
帮助护身的猫神，
以上诸位神灵，
请帮助协助查寻，
请帮助前往追踪，
此处没有再寻找别处，
也许被过路的怪兽带走，
或许被过路的闲神拖走，
这里没有去寻找别处，
说不定被鬼怪骗走，
有可能叫某神领走，
哪有就到哪找，
应该搏击就搏击，
请诸位神灵都显示本领。^{[2](P144)}

萨满教认为人类生活的环境中潜伏着多种多样的精神威胁，所谓“闲神”和“鬼怪”，还有化身为动物的神或精灵，都可能给人类带来灾害和瘟疫，必须有针对性的防御辟邪措施。“萨满认为神杖和神刀、神枪、神棒一样，都有神力，都能起到消灾祛病、镇邪驱魔的作用。”^{[2](P192)}由此或许能够推测出：这就是石峁城墙里为什么会有玉刀、玉铲一类武器、工具的真实动机吧。“应该搏击就搏击”这样直白的说法，清楚地表明唯有借助各种神力才能有效驱邪驱魔的想法。把玉器视为神灵化身物，则建筑用玉与人体佩玉的神话原理就能够显出逻辑上的一致性。就是在当代中国的民间信仰中，佩玉护身的信念依然随处可见，丝毫不比《红楼梦》的时代有所减弱。人养玉、玉养人的说法则流行在玉器收藏界和中医学界。

找到玉器所承载的文化功能观念，复原出数千年传承不衰的玉石神话信仰，史前建筑用玉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文献中关于夏代帝王滥用玉材的说法，也就隐约透露出真实性的影子。夏王朝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在中原地区建立起统治权的国家，其玉石材料供应问题也就自然提上研究的议程^①。《淮南子·本经训》云：“晚世之时，帝有桀纣，为琬室、瑶台、象廊、玉床。”高诱注：“琬、瑶，石之似玉，以饰室台也。用象牙饰廊殿，以玉为床。言淫役也。琬或作璇，瑶或作摇，言室施机关，可转旋也；台可摇动，极土木之巧也。”^{[3](P256)}上古时代想象中的

^① 参看三篇拙文：《丝绸之路前身为玉石之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8日；《三星堆与西南玉石之路——夏桀伐岷山神话解》，《民族艺术》2011年第4期；《西玉东输与华夏文明起源》，《丝绸之路》理论版，2013年第10期。

瑶台,本指传说中的神灵居处。具体位置就在具有神话的宇宙山性质的昆仑山上。屈原《楚辞·离骚》:云:“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娥之佚女。”游国恩《离骚纂义》引徐焕龙曰:“瑶台,砌玉为台。”《淮南子·本经训》:“晚世之时,帝有桀纣,为璇室瑶台,象廊玉牀。”《旧唐书·后妃传上·太宗贤妃徐氏》:“是以卑宫菲食,圣主之所安;金屋瑶台,骄主之为丽。”明李梦阳《去妇词》:“瑶台筑就犹嫌恶,金屋装成不论钱。”后代文人这些对瑶台的追忆性描述,都是形容统治者奢华的,玉器辟邪的意蕴早已经荡然无存。唯有从观念形态上恢复出史前玉教信仰的真实,瑶台玉门类玉质建筑物的原初真相,才能够从文学虚幻的迷障中显露出来,并真正得到理性的关照。

晋王嘉《拾遗记·昆仑山》云:“傍有瑶台十二,各广千步,皆五色玉为台基。”此处想象的瑶台是以五色玉为台基,略同于“砌玉为台”的说法,即直接用玉材做建筑。明贾仲名《金安寿》第四折中人物台词说:“你如今上丹霄、赴绛阙、步瑶台。比红尘中别是一重境界。”元本高明《琵琶记·牛相奉旨招婿》有唱词云:“小娘子是瑶台阆苑神仙,蔡状元是天禄石渠贵客。”这些话语都把瑶台从夏代的现实建筑物,幻化为神话仙境中的神灵世界建筑物。

根据文学人类学研究新近划分的大、小传统和 N 级编码理论,上古经典文献中的玉质建筑物叙事,可以作为三级编码来审视,而有关玉石通灵通神的神话信仰,作为史前文化大传统的一级编码,早就潜含在史前玉器的形制类型中;作为二级编码,则表现在以玉为偏旁或结构要素的汉字之中。《竹书纪年》和《淮南子》一类上古经典叙事中的玉质建筑物“玉门”“璇室”“瑶台”等等,只不过是对于逝去的文化大传统的某种变形夸张的记忆符号。由于史前文化语境和精神信仰方面的信息在后世历史时期湮没无闻,所以这一类玉质建筑物的文化真相就永久地遭遇到历史的尘封状态,直到有朝一日新的考古发掘给出明确的实物证明。

石峁遗址的出土文物除了批量的玉器以外,还有一种可能也和辟邪神话相关的大型石雕人头像。目前能够看到的,有榆林学院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藏的一件(图 5),和上郡博物馆藏的 2 件(图 6,图 7),还有当地收藏家收集的出自石峁遗址的石雕人头像约 17 件。罗宏才等人的调研报告,判断为石峁巫觋集团宗教法事用具^①。其更加确切的意义指向,或许还是和建筑用玉现象同样的辟邪神话。因为来自第三重证据的石头神偶,在现存的萨满教社会中依然发挥着驱魔治病的宗教功用。如上文提到的赫哲族部落中的石头神偶,又称“镇妖石”或“石头公公”、“石头婆婆”等。被供在木制小庙内,是萨满“治病时求助石头公公捕捉鬼怪时用的”。^{[2](P127)}现存的萨满教仪式上石头神偶也是雕琢为人头像的形式,尚且能够行使“捕捉鬼怪”的功能,4 000 年前的石峁遗址石头人像的文化功能,大体上可归属于同类宗教现象,和建筑用玉现象相互呼应,产生出强大的驱邪避鬼的防御性力量,目的就是维系石峁城池及其建造者、统治者的现实安全与精神安全。



图 5 石峁遗址采集石雕人面像,摄于榆林学院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

^① 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考古与文物》1988 年第 5、6 期合刊;罗宏才《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石雕像群组的调查与研究》,《从中亚到长安》,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3—5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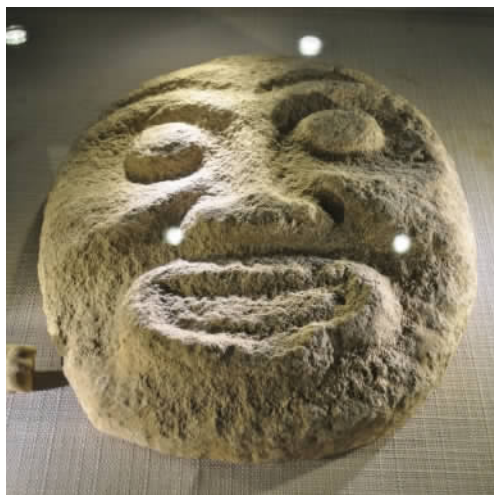


图6 石峁遗址采集石雕人面像,榆林上郡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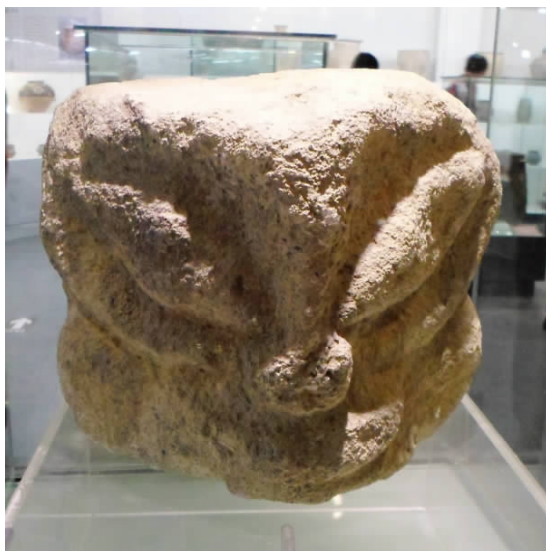


图7 石峁遗址采集石雕人面像,榆林上郡博物馆

四、余论:判断夏代存在与否的新线索

分析心理学派的宗师荣格有一个名言:梦是个人的神话,神话是集体的梦。这话可以和《红楼梦》的名言对观:“假作真来真亦假”。一个世纪以来,在西方的科学实证观念支配下,周代以前的国史记录被质疑为神话:夏禹夏启开创的夏代被视为子虚乌有的文学想像。上世纪末,在美国召开过一次专题研讨会,中外学者就夏代是否存在争论得面红耳赤,结果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欢而散。直到今日,国际权威的“剑桥中国古代史”第一卷先秦史仍不承认夏代存在。中国的历史学和考古学人士则为寻找和证明夏代的真实性,一代一代地殚精竭虑。迄今为止,夏代文字的影子尚未找到,却隐约看到能说明夏代神话梦想真实性的出土遗址和实物。2009年,我在《玉的叙事与夏代神话历史》一文^①中提出,判断一个古城遗址是否与夏代都城有关联,一个非常重要而直接的指标就是看其出土玉礼器的情况,即玉器的规模性和体系化存在。像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虽发掘出宫殿建筑和一定数量的玉礼器和青铜器,但是其第一期文化层没有玉器也没有铜器,其年代也不足3900年,说明那里不是夏王朝初期的建都之地。二里头遗址二、三期以后出现的玉礼器和铜器很可能是受外来文化

^① 叶舒宪《玉的叙事与夏代神话历史》,《中国社会科学报》创刊号,2009年7月1日。

影响所致。究竟受到何方文化的影响呢？现在看来，石峁古城的年代和位置表明，它是迄今为止在年代数据上最接近夏朝初始年代并且有大批量玉礼器生产和使用的古城，

史书说夏代五百年基业毁在一位名叫桀的君王。灭国的原因无非是骄奢淫逸和腐败，一个致命的腐败工程是夏桀不惜工本地修筑瑶台、玉门一类神话建筑。如今，新史学的修辞解读技术告诉我们，在胜者为王败者为贼是一切正统史书必须遵循的权力叙事逻辑。如果我们不再轻信夏桀因奢侈腐败而亡国的说法，那么十分接近玉门瑶台真相的 4000 年前建筑用玉现象的横空出世，将为我们重新寻找夏代神话历史的学术探求，带来怎样的启迪和怎样的契机呢？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2] 黄任远, 黄永刚. 赫哲族萨满文化遗存调查[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 [3] 刘文典. 淮南鸿烈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责任编辑: 黄 玲】

文学人类学前沿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简讯

2013 年 6 月 22 日至 24 日, 文学人类学前沿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陕西师范大学启夏苑召开。有来自台湾的中兴大学与佛光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 60 多位学者参与研讨。开幕式上陕西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党怀兴、文学院院长李西建、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叶舒宪、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社长刘东风先后致辞, 党怀兴、叶舒宪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揭牌, 开幕式由中心主任李永平主持。

会议主题为“文学人类学前沿: 超越文字限制的跨学科范式”。具体议题分别为: (1) 大传统、小传统、价值和意义; (2) 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与大传统; (3) 神话历史: 口头传统与文本; (4) “神话学文库”的学术价值及神话学前沿动态; (5) 民俗、仪式、文学人类学相关研究。

会议主题报告第一场上半场主持人为彭兆荣, 评议人为陈器文, 主题报告为叶舒宪的《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说——石峁玉器新发现及其文明史意义》、高莉芬的《文学人类学在台湾》、程金城的《彩陶的“抒情”与“叙事”》; 下半场主持人为高莉芬, 评议人为叶舒宪, 主题报告为彭兆荣《格物致知: 一种方法论的知识——以食物为例兼说叶舒宪的“四重考据”》、陈器文的《就旱神女魃论传统的两种反向作用力》、林淑贞的《寻找洞穴: 台湾泰雅族神话传说中的生殖崇拜与信仰》。闭幕式由彭兆荣主持, 高莉芬、权雅宁作学术总结,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孙清潮书记致答谢辞, 台湾中兴大学学者陈器文宣布闭幕。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文化资源开发协同创新中心、陕西师范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办, 合办机构为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陕西民间文艺家协会、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 另有《思想战线》《百色学院学报》等 15 个支持机构。会议期间还举行了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主持的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神话学文库》两岸学术交流。

(编辑部)